

# 澳華新文苑

## 第1107期

### 面對嚴峻的時代

### ——雨軒詩薈第三集前言

何與懷

2016年，雨軒詩社出版《大洋洲雨軒詩薈》，我寫了《祝賀·期待·共勉》一文，作為“前言”。過了三年，雨軒詩社出版詩薈第二集，我以“真”字相贈，提出：“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現在，又三年之後，雨軒詩薈第三集要出版了，這真是可喜可賀之事。

雨軒走過的這些年，在澳華文學史上，是值得記錄的。

關於好的詩歌寫作，澳華詩人學者莊偉傑博士提出，起碼有五種“力”顯得至關重要。概而言之：1.筆力。寫作者必須具有精深的文字功力，尤其是強大的語言的爆發力和表現力；2.腦力。好作品一定要有新穎的立意和巧妙的構思，一定要找到最佳的角度或切入點；3.眼力。要善於發現及捕捉常人習焉不察的事物或細節，即擁有發現美的獨到眼光；4.聲力。創作者要融入自身的生命體驗，力求發出個人的聲音，形成屬於自己的情調和語感；5.神力。詩性的語言符號必須是通靈的，要具有內在神力並彰顯出精神脈像，即臻達某種思想和藝術境界。（見莊偉傑：《關於“現實”如何詩歌的當代性思考》，《星星·詩歌理論》2022年第3期）我欣喜地看到，在雨軒詩薈裡，這五種“力”在許多詩作中都有所展現，雖然程度各有不同。

這些年來，作為澳華詩歌愛好者的心靈家園，雨軒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詩歌創作平台。就如社長布文說，雨軒詩社經過數年發展，集合了一批優秀詩人，一批既傳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又接受當今普世價值的洗禮的優秀詩人。因此，很有必要把他們從歲月的沉澱中擷取的生活感悟變成鉛印文字留存下來，在風雨的沉浮中繼續傳承給後人。這就是在澳華文學史上添磚加瓦。這就是出版雨軒詩薈的意義。

除祝賀之外，我應該說些什麼呢？我自然想到，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當然包括每一個詩人，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在面對一個極其嚴峻的時代。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近三年，各國經濟民生遭受極大的破壞，許多人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在全世界還沒有緩過氣的時候，普京發動了侵俄戰爭，至今打了大半年，為挽救敗局竟然發出核威脅叫囂；而在地球另一邊，東亞正在形成高危地區，國際問題專家確信，如果謀求武力改變台灣現狀，便必然引發新的一場世界大戰！

許多人在思考，都在深探問：人類文明是在走向至暗時刻嗎？或者，這樣思考：如何愛護、保衛人類文明？

雨軒詩人也應該思考。

的確，詩言志。如人們考證，古代的中國文論家對詩的本質特徵早就抱持這個認識了。《詩經》的作者在其作詩目的的表述中，就有“詩言志”這種觀念的萌芽；而作為一個理論術語提出來，最早大約是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出現“詩以言志”的記載。其後，“詩言志”的說法就更為普遍。例如，《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說：“

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說：“《詩》言是其志也。”……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詩論專著《詩言志辨》中，曾把“詩言志”稱之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的綱領”，今天更有人覺得還可以進而論之——如果說“詩緣情”是詩的基礎，那麼“詩言志”便是詩的必然要求，是詩歌的最高標準和黃金律令。

但是，人各有志。所謂“言志”，那便要問：是要表達什麼樣的情懷、理想和志向？要倡導什麼樣的價值？要弘揚什麼樣的精神？今天，面對這個極其嚴峻的時代，一個詩人，要“言”出什麼樣的“志”，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所謂學詩寫詩的“功夫”在“詩外”，這裡有“閱歷”和“品性”兩個相互關聯的含義。詩歌作為詩人個體發出的聲音，當然是個人性的；但是一個置身於時代並敢於搏擊生活激盪的詩人，又怎能不關注人類的命運，所以，詩歌也是社會的和歷史的。孔老夫子也早已告訴我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人是性情中人，也應當是有思想的人，揆古察今，立德明志，感覺敏銳，思慮深切，其愛恨感懷，常繫天下。我曾經多次談到，事實上，詩人關懷天下事，可謂中國詩歌偉大傳統。如無錫東林書院這幅經典對聯所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人類命運、民族興亡、民生疾苦、政治清濁、時代風雲變幻，都應是詩人視野之內，關懷所在。

那麼，我們便要問心自問：我們能否對所處的時代和現實境遇作出心靈回應，以詩的形式介入其中，體現一種良知、道義和責任？我們是否擁有一種真誠、善良和慈悲之心，擁有關愛眾生的悲憫情懷和憂患意識？在對“高牆或雞蛋”作出選擇時，我們能否堅守最低標準：絕不聽命於權貴，絕不為獨裁專制唱贊歌？

歷史定然站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一邊。歷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能否秉持“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的信念，能否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詩歌是關於靈魂的學問（莊偉傑博士語）。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發出更美麗的美學光芒？流露更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更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擁有“詩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走筆至此，想到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距今剛好整整兩百年，他的生命嘎然而止。雪萊終其一生，將自己的精神境界、美學理想和社會抱負傾注在詩性的意象上，寄情自然，以詩言志。他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喚起人們的希望，啟發和改善人們的信念。讓我們也像他那樣，既立足大地又仰望星空，發出內心的真切呼聲——

“冬天已星空，春天還會遠嗎？”  
(2022年10月8日於悉尼)

（接上期）在神秘島煎魚套餐攤檔的對面不遠，就有按摩的小屋子，按時間收費，由20至50澳幣不等；也有幾個給遊客女孩子們梳頭髮編細細辮辮的小攤，在熱帶海灘游玩的金髮女孩子們，特別鐘情耗時費力地在頭上編許多條這樣細細的小辮子，然後再撒上一頭六色亮閃閃的粉，似乎這樣的髮式才是最適合熱帶假期。編小辮子的攤檔並不多，但是一溜煙地走進去，這島上有許許多多賣五顏六色沙灘褲、沙灘褲和紗籠的攤檔。大都是年輕的瓦努阿圖女子守著小攤，前面掛著一行行色彩斑斕行雲流水一樣的長裙和紗巾等，也許是賣貨的攤檔比較多，東西也不算貴，根據布料的質地十塊二十塊就可以買到。一月份正是南半球的盛夏天氣，午後的神秘島，天氣十分炎熱，海水卻很是沁涼，在海裡游泳或在海灘邊坐著休閒的旅客，在這島上輕易就打發了一個下午。

因此，當她和他一起在島上，站在這島上熾熱的太陽下，耳朵上各自夾著一枝嫩枝，似乎彼此間的距離是無比切近的，她卻覺得他是離開她特別遠的，而當她的心離開他遠一點的時候，她就覺得仿佛她就離開自己的內心切近一些。而當她離他近一點的時候，她的世界就全部歸附於他了，她就是一個陀螺一樣忙碌的女人，她和他之間，是女人跟男人的關係，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女人跟女人自己妥協的關係。如果女人和男人在一起，是錦上添花、是相輔相成、是相親相愛彼此扶持，那便是塵世裡由人造就的天堂，倘若這樣的女人不會出現，她也是一個快樂而自由自在的靈魂，她的日子一樣是充實精彩的。

假設她愛得狂熱，離開他就仿佛是離開空氣一樣難以自持，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酣暢淋漓的愛情。如果男人和女人仍是從前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是純粹的剝離了社會關係、財富和門第的一種相互吸引，也許這樣的吸引是純粹的。可是對於今天的男人女人而言，愛情是一種摻雜了這麼多額外因素的一樣事物，關乎社會地位、財富、年齡相貌、高矮胖瘦、還關乎世人的眼光和它的許多種種，在長長的時間裡，這是關乎一個男人或女人如何在世俗的途途上跋涉，是否體面，是否合乎眾人的評判和眼光，然而當歲月的塵埃，如同永無盡頭頭碎紛繁的世事爬滿光陰，如同紛飛的鏡中白髮紛紛而落，她忽然發現她瞭解他了，他只是想按照一個男人的法則快樂地生活，而她不能夠阻擋他的快樂，好像約定俗成女人是給男人帶來快樂的，女人是照顧男人的快樂的。而男人的快樂是各種各樣的，有時是並不在照顧社會的道德准則來衡量的。

這個公寓的陽台外，已經長了許多高高的樹，有幾棵是尤加利樹，也有矮小稠密的灌木叢，而她不曾記得在

六、七年前，這兩幢黃色的樓蓋好之際，陽台外曾有任何高大的樹木。樹木天生的使命似乎就是生長，該開花的開花，該結果的結果，夏天裡用青翠的濃蔭吸引鳥兒過來，這裡確乎是有很多色彩斑斕的鸚鵡的，白鸚鵡也非常多，它們一點兒也不怕人。在一個夏日裡風聲呼呼的週末，陽台外的這棵尤加利樹，突如其來地就折掉了半枝極長極大的樹枝，倒在幾塊石頭鋪就的小徑上，那小徑是通往她的陽台唯一的路途，走在這條方石小徑上的，除了她自己，就是一起去了神秘島的他。

風雨消停之後，他麻利地把大樹枝截斷，恢復了小徑的交通。這個三月是悉尼溫煦涼爽的夏秋之交裡，非常罕有的一個酷熱天氣，那天夜晚，天空上有一輪異常皎潔明亮的圓潤的月亮，好像正是因為這樣熱浪滾滾的天氣，才造就了這晴朗的夜晚和高空上這輪無比壯麗圓潤的月亮。當那天晚上她回家時，才發現那掉了一大枝的尤加利樹，在這個三十八度的夏季天氣裡，把另一半更大更沉重的樹枝，倒在陽台頂上的數根鐵欄杆上，陽台頂上就承受著極其沉重巨大的一大枝尤加利樹幹，而掉了枝幹的高高樹梢，殘留著生硬的白生生新折斷的樹幹。這些情景都是她不曾預料到的，如同她一次次走過這方石的小徑。如同神秘島上著綠裙子的土著女人，帶著嫩生樹葉的柔嫩樹枝，是夾在左耳還是右耳，是單身的還是結了婚。若是結了婚，是否也可以自由自和別個女人成雙入對。

她是在十歲時和一家子人去上海的，上海是有著潛移默化改造一個女孩或者女人的能力的，地道的上海女人是精緻而矜持的，而城市上海對於女人無意識的影響還體現在女人在無形中受到重視的嬌貴，地道的上海的女人是被人呵護和照顧的。在上海這樣的城市漸漸長大，男女平等似乎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她沒有料到家對於女人，意味著這樣多的瑣事，這麼多的開銷和花費，這麼忙碌的日子。在瓦努阿圖的神秘島，女人好像是依附於男人的，女人的職責只是做家務和生孩子，而長著一身精壯肌肉的男人，是負責捕獲獵物，提供食物的。他們黝黑油亮的肌肉，是城市裡的男人不容易在健身房練得出來的。

年歲漸長的時候，她也會領悟到，無論是多麼好看多麼讓人愛慕的男人，也有漸漸老去的時日，男人和女人一樣抵不過時間的磨礪。男人在漫長歲月裡，曾經按耐不住的那些雞飛狗跳，在年老的時候，也似乎成了曇花一現，而那個時候女人在忙些什麼？也許像所有邁入中年生活卻如同同一地雞毛的女人一樣，那個時候女人在忙家務，忙孩子，忙著工作掙錢，忙著如何在這匆忙而令人疑惑的世界裡，為了女人的生活奔忙。（2023年4月）

## 賀《雨軒詩薈第三輯》出版

梁風如故 臨江仙  
不駐先陰霜霜染，金風吹去天涯。雨軒詩輯第三花。黛山披錦色，銀月伴星華。  
曾經年少不知老，魂夢飛上雲霞。心如虛室境漸佳。展眉再香筆，孤筆一盞茶。

張青 減字木蘭花  
雨軒詩薈，瑰麗雄奇堪品味；開卷成三，吟唱溪瀟過斗南。  
新聲古韻，華語文壇留足印；心語聯篇，縷縷情思四海傳。

恆心馬 唐多令  
霜染染南洲，斑斕彙彩流。數經年、更上層樓。發布新書多妙趣，歡聲笑，正清秋。  
瀑布瀟瀟頭，友人可對否？賞夕陽、忘卻憂愁。百丈飛流陶醉景，歌一曲，信天游。

陸文濤 浪淘沙令  
遠眺臺巒青，憑海傾頤，一簷驟雨又初晴，回看山川

秋正好，風展雲升。  
歌舞玉婷娉，並步前庭，醇香食錦唱詩情，下月紅楓秋更美，願否同行。

八月飛雪 七律  
幾許長歌入夢邊，披寒望月立中宵。  
高山昂首接星漢，流水低眉落底湖。  
不盡江愁家國事，無端腸斷旅途遙。  
未嘗涕淚瀟瀟上，風動新書忘寂寥。

秋芥芬芳 浪淘沙令  
何處覓風流。南岸秋游。雨軒三卷聚朋俦。詩朗舞柔才俊秀，田野青油。  
兩地雨煙稠。布社勤酬。激情歲月伴君游。不老青山同舉酒，海遠詩悠。

行悅 江城子  
舉樽失語話炎涼。縱憂傷，也無妨。醉臥花間，捉筆任疏狂。放眼天高雲萬丈，吟不盡，繞庭廊。  
心詩秀墨中蹤。淡芬芳，盼情藏。數載韶光，袖底暗流香。幸得雨軒瓊玖助，終亦始，再新章。

## 一鼎雲天——參加凌鼎年文學館開館儀式散記

文外

（接上期）凌鼎年很大的特點是心態好，凡事往好的一面去想，永遠的樂天派。因為他總會把別人認為很麻煩、很心煩、很繁重的事當成輕鬆、當成樂趣，這樣才能行事沉穩扎實，才能真正達到厚積而薄發的高度。加之博學多才、記憶力驚人和高悟性高情商，他才能在多個領域都成就輝煌：不僅在微型小說方面是領軍是大師，而且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詩歌、游記乃至文史研究方面都有收穫，碩果累累；不僅在文學、書法方面有極深的造詣，更是通曉多個領域的知識。有一次看他在文中把中醫說得頭頭是道，著實驚訝不已，他卻順口列舉出一串他閱讀過的中醫大部頭書籍，原來他是蘇州十大藏書家之一。

凌先生才思敏捷，做事行雲流水，一切似乎均可一蹴而就，文字上更是不費吹灰之力手到擒來，這一點實在令人望塵莫及。記得第一次見他並去東北參加活動，歸來感觸良多，打算動筆記錄下來。誰知兩三天我尚未想好怎樣寫，他那裡已經上萬字地連出了三篇文稿，甚至我未曾觀察到的細節都有詳述。這令我心中頓起一個感慨：無論咋寫，都會在凌先生之後、也都將成為廢話。不免有自慚形愧之感，也不得不將還未成形的腹稿生吞了回去。

然而，若僅僅把他看成一介文人書呆子，那也大錯特錯。正如為文學館題詞人之一的龍鋼華教授所言，凌鼎年是“一位全能型的人物，集作家、評論家、事業家和社會活動家於一身”。

高情商決定了他能廣泛結交朋友，能游刃有餘，甚至如魚得水般地參與各項社會活動。他的謙卑，他的禮讓，他的行為儒雅，他的藏書萬卷、學富五車，他的事必躬親、不肯叨擾他人，他的潔身自好等種種傳統文人才有的素質，令與他相處之人都會感到舒服隨順與和諧，而且一定會有“營養豐富”、勝讀萬卷書的慨嘆。

在任何場合，假如旁邊有人滔滔不絕，他一定靜靜聆聽，幾乎不隨便插嘴。可若場內無人說話，那便立即成為他高談闊論的天下。他口才極佳，腹內墨水又多，還見多識廣、任何事情過目不忘；況他思維從不止息，表述從不間斷，情緒始終飽滿，所以只要有他在，任何時候斷不會冷場，人們絕不會寂寞，而只會為他的口才所征服、為他的濤濤不絕所吸引，最後心滿意足，一如剛剛大快朵頤品過一頓豐盛的大宴。

所以，開館第二天能由凌先生這樣的“大咖”親自導遊，帶領我們參觀了太倉數處重要景點，那是多麼幸運的一天、多麼充實愉快收穫滿滿的一天。

那是個清涼舒適的濛濛細雨之日。我們遊覽了當地

著名的瀏河古鎮、天妃宮、弇山園等園林古跡，其中兩塊碑文由凌先生撰寫，無疑其碑文將伴隨千年古跡，永遠留存在那裡。

一路參觀過來，古鎮長街兩側那些擁有藝術工作室的知名藝術家，著名寺廟的主持，江南絲竹館的絲竹演奏家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們因此“沾光”，即使門尚未開也能進去轉上一轉。

我們還去了位於明德初中、由貝聿銘審定的吳健雄墓園，那個靜靜的角落還有楊振寧、李政道寫的墓碑與題辭。時值周末校門緊閉，仍因校長是凌先生的好友，保安破例允許我們進去參觀。

說起凌先生到處有朋友，其實更多的是別人甚至陌生人認識他。在古鎮牌坊下站立的保安，激動地從後叫住凌先生，連說“好多沒看到您了啊！”在公園裡帶領白髮學員油畫寫生的教員，無意間轉身相向，認出了凌鼎年，原來他是退休的太倉市博物館館長、油畫家，也是熟悉的好友。

每到一處，凌先生都會指著一個個物件，從古到今如數家珍。是啊，他是《江蘇太倉旅遊》一書的作者，還寫了《太倉史話》、《太倉老招牌》、《弇山雜俎》、《婁水文萃》、《太倉近當代名人》等多本有關太倉文史的專著，是當地有名的地方文化研究學者。提供的信息量驚人，記憶力驚人，口才也驚人。如此之行的，收穫之大不難想像，令人極其過癮。有了這樣的一系列“打卡”，方才意識到太倉不僅是人傑地靈的風水寶地，還有著那麼多的千年古跡、走過走著那麼多著名文人藝術家科學家大咖的足跡。一個平平靜靜毫不浮躁安居樂業的城市，居然有著這麼多的“寶藏”，思之尤感震撼。

這樣的一番游歷，才體驗到凌先生內涵的厚重，誠如一個行走的大字典，一個龐大的知識庫，一個承接了天地之靈氣、成為文化載體的巨鼎。

然而，凌先生可以是朋友滿天下，可以在各種人物各種知識各種行當中游刃有餘，可以隨時隨地對眾人滔滔不絕。沒有疫情時，他每年有大量的邀請，幾乎年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奔忙在海內外各地，參加各種活動、各種會議……然而，如同巨鼎歸屬厚重的歷史，凌先生最終只屬於那沉澱了幾千年古老文化的精華：文字。只有在文字這裡，才是他隨時隨地念念不忘的心的歸宿。

每一只鼎都代表一段傳奇。

凌鼎年先生，便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

再次由衷祝賀凌鼎年先生文學館隆重開館！（2023年5月3日）



■ 燕紫《彼岸月光》（2021）及李雙《澳洲生活》。 ■ 南澳基金2023年第一場新書發布會部分與會者合照。

## 南澳基金2023年第一場新書發布會成功舉辦

5月27日下午，澳大利亞南澳基金在墨思圖書館（Campsie Library）舉辦了該基金於2021-2022年度資助的燕紫的詩畫集《彼岸月光》及李雙的散文集《澳洲生活》新書發布會。

澳大利亞南澳基金執行人蕭虹博士、評委何與懷博士、譚毅博士、資助作者李雙先生、澳華文壇作家、文學愛好者、共同主辦方Canterbury-Bankstown市圖書館主管Jinru Zhu女士及其圖書館工作人員等數十人出席了新書發布會。另一位榮獲資助的作者燕紫女士因感染新冠病毒，未能登機前來悉尼與會。

發布會由蕭虹博士主持，她首先介紹了今天將要發布的兩部新書及其作者，也介紹了兩年來獲得資助的另外兩位作者及他們的書目，其發布會將另擇日期舉辦。蕭虹博士感謝圖書館的協同支持，感謝榮獲了南澳資助的作者們以及每年申請南澳資助的積極響應者，也感謝多年來辛勤無償奉獻的歷屆評委們。

隨後播放了燕紫在病中為發布會臨場錄制的一段視頻，剖析了自己的創作初衷和感悟。畫家沈嘉蔚先生首先邀請周麗女士朗誦了燕紫的詩《我的軀體住著一位神明》，隨後以四個小故事對作者燕紫和她的詩集《彼岸月光》進行了生動的解讀及映襯。專程從墨爾本趕來赴會的李雙與大家分享了他的散文集《澳洲生活》的創作體會，並表達了自己對文學創作的獨特見解。新州作協的賈虹女士對李雙的作品做了一番非常接地氣的點評，贊賞李雙不凡的寫作風格。

在自由發言階段，史雙元博士對華人社區積極參與華文寫作深為欣喜，感謝南澳基金多年來的支持，見證了華文寫作的繁榮與質量提升。悉尼雨軒詩社及新州作協成員梁曉純感言由於南澳基金多年來的資助，使得更多的寫作者受到鼓舞，努力創作出更好的作品。新州作協副會長梁軍表示南澳基金長期以來對作家們的實際支持實在難能可貴。何與懷博士表達了澳華文學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

大陸”的觀點。他說，不可否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留學生文學是澳華文學的一個高光時段，但不能說從此不可超越，從近年來南澳基金贊助的作品及澳華作家在世界華文壇具有的影響力及獲獎的數量，可以說現在在澳華文學成績喜人，前景無可限量。

澳大利亞南澳基金是為紀念蕭宗謀先生而設。蕭先生生前曾任世界書局總經理多年，對台灣出版界貢獻良多。本基金由其後人成立並主辦，每年以一萬澳元資助兩部澳洲和新西蘭華文作家出版的著作。二十一年來，南澳基金資助出版的作品計有：

張奧列《澳華名士風采》（2003）、何與懷《北望長天》（2003）、陳振鐸《吟唱在悉尼海灣》（2004）、凌之《海鷗南飛》（2004）、張動帆《初夜》（2005）、海曙紅《在天堂門外》（2005）、夏帆《望鶴蘭》（2006）、齊家貞《紅荷》（2006）、鐘亞章《活在悉尼》（2007）、伊零零和龍世祥《虎年虎月》（2007）、沈志敏《墮落門》（2008）、艾斯《新西蘭的徵風》（2010）、心水《三月驕動》（2010）、瑞門《醫道碰王道》（2011）、何學敏《蓮》（2013）、辛夷樞《心橋》（2013）、汪應果《古城牆的回聲》（2014）、海曙紅《一個中國人眼裡的澳洲藝術》（2014）、黃惟群《文學的不二之法》即《偏見集》（2015）、西貝《靜守百年》（2015）、凌渡《文字，我的另一種存在》（2016）、洪丕柱《無處不在的文化》（2016）、何玉琴《人生400度》（2017）、黃冠英《南澳秋興》（2017）、梁軍《移民代理》（2018）、金繼敏《弄堂外史》即《安義坊一弄堂往事如浮雲》（2018）、聖聖《順便兒集》（2019）、唯韜《迷洲》（2019）、劉放《為了那傳說中美麗的草原》（2020）、辛夷樞《這邊風景：澳洲華裔文化人與澳洲中國人的故事》（2020）、燕紫《彼岸月光》（2021）、經年鯉《潘多拉的手環》（2021）、李雙《澳洲生活》（2022）及沿濱和海峰的《烏有七日談》（2022）。（梁曉純供稿。）



■ 凌鼎年文學館部分展品（姚建平攝）